

書癡劉錚



探求中國文化名家的「閱讀實態」

劉錚形容自己是「書癡」，對書的物理形態很癡迷，買書、藏書多年後，慢慢轉到非常小的領域，即中國近現代以來名人、名作家、知名學者、翻譯家曾經收藏過的書，本書中提及的名家藏書，則是其藏品中的一小部分。

愛書者的「私心」

本書的寫作緣由，在於此題尚未有人深度涉足。「中國對藏書研究比較久，但多集中於線裝書，關於西文藏書，還沒有完全起步。晚清以來，中國人開始了解西學，一個很重要的途徑便是讀書。當時的士子以及民國時期的學者，他們讀的是什麼書？怎麼利用這些書？這些問題都沒有清晰的圖景展示出來。中國近些年，閱讀史的研究雖已在啟動，但能夠利用的材料是知識分子的自述或書信、日記，或是後人的一些回憶，基本集中於文字材料。」

不同於前述日記、書信等從「紙面」到「紙面」的研究，劉錚的關注點則回到了書籍本身。例如通過追溯其購買地點，會發現其中有數本藏書，都是當年名家在哈佛大學讀書時購得，相當於從一個確鑿可感的物理證據出發，探究書籍購買和閱讀歷史。

他坦言，做此研究也有讀書愛好者的「私心」。「我是特別愛讀書的人，所以有非常大的好奇心，想了解那些了不起的讀書人怎麼讀書，對這個秘密好像抱有永遠的熱情，知道一個還想知道另一個。」比如周一良的勤奮，就令劉錚大受震撼。2016年，劉錚購得周一良舊藏英文書《語言及諸語言：語言學導論》，這本書上大部分書頁以粉紅筆和黑色鉛筆畫線、批注殆滿，全書正文共436頁，完全未經畫線、批注的只有82頁，即超過八成的書頁上都有周一良的畫線、標注、批語。

「而事實上，這本書在周一良的著作中毫無痕跡，可見對他來說，可能並不是一本有特別價值的書。由此推斷，在他一生中，對多少書都下過同樣大的功夫。前輩學者治學至精勤，確實能給後來者很多激勵。」

「汪寶璣藏盧梭《懺悔錄》，很多書頁書口未裁開；趙蘿蕤藏瓦萊里《雜俎五集》，正文從第二頁起即未裁，其所藏巴爾扎克的《貝姨》也只裁到第33頁。」在《西書東藏：中國文化名家的外文藏書》中，作者劉錚循着中國現代37位著名學者、作家、文化人的西文書藏書線索，一步步稽考追索，窺其心曲，發現原來名家也與我們普通人一樣，樂於購書，卻已囤不讀。「很多文化人會在日記中記述買了什麼書，可他們究竟讀了嗎？通過對藏書的『實物考察』，得以還原閱讀實態。」劉錚表示，作為特別熱愛讀書的人，他很享受這種「偵探」身份，探求一本書在一個人生命中，會發揮什麼樣的作用、有沒有留下印記？

由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的《西書東藏：中國文化名家的外文藏書》，記述了37位著名學者、作家、文化人曾經讀過、收藏過的西文書。作者選取的人物，均是在1912年至1949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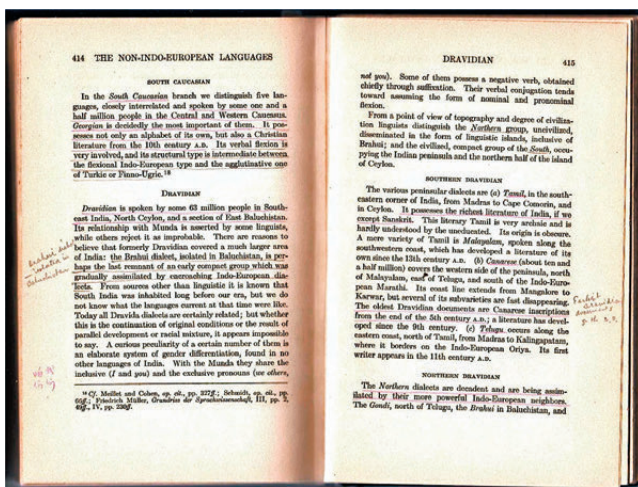
▲1954年，趙蘿蕤購入牛津大學出版社「世界文庫」版的精裝本小說《克蘭福鎮》。



▲《西書東藏：中國文化名家的外文藏書》

年間，有過重要經歷的知識分子。「打撈」一個人散伙久矣的藏書，恰似揭開了其精神世界的幕布一角。

●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章蘿蘭 上海報道 圖：上海文藝出版社提供



●周一良舊藏英文書《語言及諸語言：語言學導論》，書頁上批注殆滿。

世界名著也有「已囤不讀」

更多的時候，書籍也會自己「發聲」，「透露」主人真實的閱讀狀態。「我們假如只看紙面上的資料，近代以來，有很多文化名人會在日記裏記錄買了什麼書，比如魯迅，周作人兄弟就曾詳細羅列書賬，但是他們雖然買了這些書，可是所有買的書都讀過嗎？我也會帶着這樣的疑問看名家的藏書。」

劉錚在書中，以翻譯家趙蘿蕤為例，試着回答這個問題。二戰以前，法文書普遍採用毛邊形態，像一段讀者閱讀真實進程的「監控錄像」。雖不能下結論，一本書已裁的部分就一定讀過，但完全有把握判斷，一本書未裁的部分一定沒讀過。在趙蘿蕤的藏書中，有兩本書裁得很少。除了巴爾扎克的《貝姨》只裁到第33頁，另有一本瓦萊里的文論集《雜俎五集》，也只裁了前面一頁。

「為什麼特別提到瓦萊里，是因為趙蘿蕤自己的回憶文章裏，和別人談她的文章時曾說起，1932年秋季她考上了清華大學外國

文學研究所，選修了溫德老師教授的法語，在溫德的課上，他們曾經讀過瓦萊里的作品。」劉錚收藏的《雜俎五集》，為趙蘿蕤於1947年所購，既在學生時代就接觸過瓦萊里，之後當她在美國邂逅瓦萊里新著時，自然會想到買來一讀。

「僅看趙蘿蕤的自述，讀者可能會冒然得出結論，認為趙蘿蕤受瓦萊里影響比較深，要不然為什麼專門提他的名字呢？但具體至瓦萊里的文論集，其實趙蘿蕤沒有讀過這本書，所以關於閱讀的真實狀態，可以通過細微的工作一點點揭開。」

對比之下，1954年，趙蘿蕤購入牛津大學出版社「世界文庫」版的精裝本小說《克蘭福鎮》，她在書前空白頁寫了「蘿蕤一九五四、十、廿四北京」，在價籤旁又有鉛筆寫的一行小字「五四、十一、二完畢一遍」，說明她在十日內，就讀完了這本四百頁的英文小說。「書買來之後，有的認真讀了，有的一點沒碰，這恐怕是閱讀的常態，是在每位讀者那裏都沒什麼兩樣的。藉着趙蘿蕤的舊藏，我們知道她同樣如此，也是好的。」

在書籍湮滅前探尋故事

「我買到一本徐志摩的藏書，為康拉德隨筆集《人生與文學散論》，我不知道他沒有讀過，也不知道這本書對他的人生有沒有影響。怎麼辦？我就遍檢《徐志摩全集》，在他文章、書札中共找到七篇涉及康拉德者，發現徐志摩對康拉德的小說非常熟悉、非常喜愛、非常佩服，不但敦促別人加以譯介，甚至自己也動過翻譯的念頭，這樣一來，他會購讀康拉德的隨筆集，也就順理成章了。」

除此以外，寫作此書，劉錚還帶着一點使命感。「當前正處在一個從實體書到電子書的革命中，如果大家對書的歷史有所洞察就會發現，從紙草到羊皮紙書，再從手抄書、到古登堡之後的印刷書，每一次物理形態的轉變過程，都會有一些書湮滅，屆時若再想要了解當事人如何進行閱讀，就會很困難。」他希望，能吸引一些志同道合的人，一起做這件事，把名家藏書的故事講出來。

伽利略的苦惱

●文：湯禎兆

大家不要誤會，文題不是指謂東野吾吾的同名舊作，而是真正針對伽利略系列而生的疑惑。

我一向對東野吾吾寬容，作為一個大量生產的暢銷書小說家，普遍來說大抵上著作都能保持一定水準。用一個百分比而言，能夠有十分之一於娛樂性以上，進一步朝向文學性的國度進發，挖掘人生的不同面向，往往就已經教人心滿意足。

而且一直以來，東野的忠實讀者都不難發現，他對系列作的要求較為嚴謹，其中尤以兩大品牌為甚——伽利略及加賀恭一郎，從而都是東野招牌代表。神探系列中，早期的天下一大五郎本來也想另闢蹊徑，但顯然屬出師未捷身先死的嘗試。

當然以東野的驚人產量，絕不限於神探系列的產出，後來衍生出來且成績較亮麗的，應以場景空間系列為主，即滑雪場系列（已出4本）及假面酒店系列（同樣已出4本），不過與兩大神探系列仍然遠遠不可同日而語。我不是說伽利略及加賀恭一郎系列一直以來從沒有敗筆，但個人認為東野自身也心知肚明，一些不算太成熟的構成，如果想放在兩大品牌下，都會有一些特別處理——最明顯的例子就是《希望之線》，應屬加賀恭一郎系列下的最低

點。此所以此作也列明屬加賀恭一郎系列的「番外篇」，事實上主角也非加賀，而是他表弟松宮，簡言之也是一戴了安全帽的保險安排。

好了，長篇累牘申述了東野出版策略上的慣常布局定勢，我由衷對列為伽利略系列第十作的《透明的螺旋》感到莫名其妙。從出版上的定位，以及小說上的布局安排（湯川學、草薺俊平及內海薰均悉數上場）來看，東野絕對沒有放任或輕視本作的態度，但遺憾的是仍改變不了事實——《透明的螺旋》的確是一本爛作。

其實也沒有什麼好談，《透明的螺旋》的情節熟口熟面，就如一齣程式化的日劇偵探劇場，解說的片段遠遠較查案的刻畫為重，而且都是後設式的套路處理，令人一直有希望盡快完結的衝動。

當然，最大的疑惑是此本為什麼屬伽利略系列？除了強迫地讓湯川學的生母松永奈江登場外，其實由始至終的破案關鍵，均與湯川學一向的設定沒有牽連——全書沒有任何關於科學元素的解說，而湯川學之所以能疏解奈江及園香的逃逸危機，與他掌握由草薺及內海而來的警方資訊更具關連，自身發揮的「神探」作用接近透明。



《透明的螺旋》
作者：東野吾吾
譯者：王蘊潔
出版：皇冠

由衷而言，我不認為東野吾吾對此沒有「自知之明」，從創作人的角度出發，敢於自我否定系列作的基本人設，這種「作家之死」的下筆勇氣，絕非常人具備。但一旦出鞘，應該必然有令人耳目一新的構思在背後，才會敢於兵行險着。

可惜今次的「自殺式」冒險，卻看得人瞠目結舌，對東野的粗製濫造感到大惑不解。家暴、棄嬰、贖罪、逃亡等一連串關鍵詞，只要在日本推理小說的範疇下輸入按鍵詞，彈屏出來的作品大抵已達罄竹難書的地步。為何東野吾吾要從俗地生產程式化的「複製品」，對我這個東野忠實讀者來說，至今仍覺匪夷所思。作為通閱伽利略系列的「老讀者」來說，我敢肯定《透明的螺旋》必屬系列低點。我由衷寄望可盡快推出系列的第十一作，去洗刷此作的污名。

我們能否改變潮水的方向

作者：陳椒帆

出版：深圳出版社



科幻現實主義代表作家陳椒帆首部科幻評論隨筆集，一個科幻小說家對中國科幻文學現場的親身觀察與思考。人工智能、基因編輯、虛擬現實、腦機接口、星際文明……原本只存在於想像中的概念早已成為公共話語的一部分。作為被深捲其中、難以脫身的個體，我們艱難追趕，竭力理解，痛苦適應。我們應該以什麼樣的姿態，借助何種媒介去與這樣的時代連接、交互與對話？科幻或許能夠成為一種方法。

多謝款待：那些愛與被愛的煙火氣

作者：張曼娟

繪者：木口子

出版：皇冠



張曼娟2024年全新創作。飲食是寫給記憶的歌。歲月中丟失的滋味，往後只能在心裏反覆播放。當回憶的煙火氣蒸騰，如此色香味俱全、喜怒哀樂交織。舉箸吃下這一道料理的我們，終於能邁步迎接下一道難關，並不忘向那些曾經的愛與被愛，合掌說聲：多謝款待。二十年後，張曼娟再寫飲食散文，嘗到更多的是歲月的滋味。再次，她記起美食，卻不僅止於口腹——是往事、回憶、深愛的人，飽足了每一段人生。她還是愛吃也會吃，只是許多食物有了新意義，個中滋味只有自己明白；她還是愛寫也會寫，只是在靈動的筆中，多了歷經世事的沉澱。

第五屆「香港出版雙年獎」正式啟動

香港文匯報訊 由香港出版學會主辦、文創產業發展處為主要贊助機構的第五屆「香港出版雙年獎」（下稱「雙年獎」）日前宣布正式啟動，由即日起接受報名。出版社可於即日起到「香港出版雙年獎」官方網站（www.hkpa.org）的登記系統上報名，亦可在網站下載報名表格，填寫後透過電郵遞交至項目執行機構，截止時間為2025年1月10日（星期五）晚上11時59分，主辦機構將在2025年6月公布獲獎名單。

據介紹，今年雙年獎獎項方面將延續上屆設有的十類圖書分類，為本地出版的優秀中文圖書頒發「出版獎」及「最佳出版獎」，亦會頒發七個特別獎項，包括「出版大獎」、「優秀編輯獎」、「新晉編輯獎」、「市場策劃獎」、「書籍設計獎」、「出版社大獎」及「新晉出版社大獎」。

雙年獎籌委會委員代表馮肇熙在日前的啟動禮上介紹道，本屆雙年獎圖書的十個分類包括：文學及小說、藝術及設計、社會科學、商業及管理、生活及科普、心理勵志、語文學習、兒童及青少年、圖文書、以及電子出版。提交參選作品的本地出版社將委派代表，連同本港資深出版人及專家學者，組成具廣泛代表性的初選評審團，在參選作品中選出各圖書類別最多的十本佳作，授予「出版獎」。隨後，由華文地區專家和學者組成之決選評審團，將在這些獲「出版獎」的作品中，再選出各圖書類別「最佳出版獎」的作品，以及從中選出一本作品頒發「出版大獎」這項最高殊榮。

今屆得獎作品亦將有機會參加一系列香港外的宣傳活動，當中包括於大灣區其他城市的書店內巡迴展



●第五屆「香港出版雙年獎」日前宣布正式啟動，即日起接受報名。

主辦方供圖 銷，以及參加內地數碼廣告宣傳，藉此與內地及澳門業界進行交流。此外，得獎出版物將獲安排於2025年香港書展的「香港出版雙年獎展覽」中展示，以及於全港多間書店和公共圖書館巡迴展出。